

影视产业成石炭井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涅槃重生的“煤”

废弃矿区变身影视“梦工厂”

阅读提示

近年来,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整合盘活工业遗迹和影视拍摄资源,先后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摄制组取景拍摄,平均年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

校、餐馆、影院一应俱全。夏天的时候街道上都是人,大人都聚在一起拉家常、吃饭,小孩在一块躲猫猫、跳皮筋,可热闹了。”葛义红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往日的热闹情景历历在目,石炭井的命运却跌宕起伏。进入新世纪,随着煤炭资源日渐枯竭,煤企关闭退出、人员大量流失。葛义红回忆说,煤矿关闭后,当地居民陆续搬离矿区,常住人口从十几万人减少到只剩200多人,小镇日渐沉寂,“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了”。

同一时期,宁夏打响了贺兰山生态整治修复保卫战,石炭井采煤沉陷区绿色转型全面展开。“前些年,我们每年都来给矿工做体检,用六七根棉签才能擦出肤色、找着血管,路上的煤灰能没过脚面。现在这里扒掉了那层黑煤皮,露出了绿水青山。”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姚刚曾是这山里的常客,如今故地重游,不免感慨。

随着煤炭等传统产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洗煤厂、运煤铁路线、工矿区等大量工业遗迹被保留下来。“这些工业遗迹浓缩了石嘴山工业文明转型升级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马铁军认为,通过发展工业文化旅游,保护、利用这笔财富,可以激励更多人投身工业现代化建设。

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翟磊告诉记者,活化的工业遗迹成为再塑文旅的富矿,从“煤城”变“影城”,成为石炭井探索出的发展新路。

如今,葛义红也担当起了带领剧组勘景的重任。“我从小在石炭井长大,沟沟坎坎我都知道,只要剧组把他们意向的场景描述出来,我就知道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景,剧组都笑称我是他们的编外人员。”从2017年开始对接剧组,葛义红已经成了找景的“专家”。

几年前,《万里归途》剧组前去石炭井勘景,工作人员将场景需求告诉葛义红后,她便带着剧组来到了石炭井的玻璃滩。“当时导演非常满意,他们告诉我,这个场景在全国各地找了3个月,最后终于在石炭井找到了,非常惊喜。”葛义红自豪地对记者说。

负责影视外联的90后小伙全振更是对石炭井的影视场景资源赞赏不已,“一年四季过来拍剧的特别多,来过的导演纷纷表示,专门置景不仅成本高,效果还远不如在石炭井取景。最关键的是,一个半小时车程就能在石炭井找到沙漠、戈壁、湖泊、草原、城市等迥异的地貌和场景。”房全振告诉记者,石炭井有着保存完整的工业遗迹和通达便捷的区位优势,大大减少了剧组拍摄转场的时间和成本。

工业文化值得记录传承

除了“硬件”的强大磁吸力,独特的工业文化也是吸引各大剧组到石炭井取景的重要原因。某影视剧的编剧兼导演曾表示,之所以选择石炭井作为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之一,正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工业文化特色,“石炭井工业遗产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和电影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十分相像,特别是这里的矿山和老建筑,让如今的石炭井具备浓浓的故事性和时代感,这种工业文化值得记录与传承。”

工业遗迹变身影视小镇

穿行贺兰山间,夕阳下的石炭井街区有一种复古的美,古朴的街道偶尔传来急促的自行车铃铛声,一部部年代剧选择在这里取景拍摄。

“这里保留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学校、医院、商店、火车站等,这些‘全国少有,宁夏唯一’的完整工矿行政遗址,为影视拍摄提供了最具真实感的场景。”石炭井街

依托于特色工业文化,近年来,石炭井充分挖掘积极盘活利用各类工业遗址资源,创新发展影视拍摄和文旅产业,以打造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基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让废弃矿区变身影视“梦工厂”。通过不断探索,石炭井已成为现实主义、军旅、怀旧、科幻、生态等题材影视剧的绝佳取景地。

影视产业从无到有,曝光率和知名度不断提升,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名气越发响亮。记者了解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以影视拍摄为重点,打造“演员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及时帮助前来拍摄的剧组解决困难,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剧组前来石炭井取景拍摄。与此同时,石炭井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成立了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开展人才培养和拍摄合作。

“目前,石炭井还在建设影视体验馆,发展道具租赁,储备群众演员,为影视拍摄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务。”翟磊说,如今,石嘴山市盘活利用焦煤公司闲置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建设演员公寓、中央厨房,打造道具库两处,累计为剧组提供群众演员1.2万人次。葛义红告诉记者,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起来后,镇上很多人有了新工作,有的做起了群演,有的开起了民宿,不少人享受到了影视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当下,石炭井正持续吸引着各大剧组、游客前来体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部长谢宁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小镇也能拍大片,影视产业已经成为石炭井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成为新时代老矿区涅槃重生的“煤”。



天津:沉浸式演出点亮雄关夜色

暑期,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黄崖关长城风景区推出“大明边塞”之夜游黄崖关文旅项目,通过沉浸式演出展示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图为8月21日,游客在观看“大明边塞”之夜游黄崖关系列演出。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视线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大型演艺活动点燃 沈阳文旅消费热情

本报讯(记者刘旭)由文化和旅游部、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于8月23日至9月5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这个夏天,一系列精彩炫酷的大型演艺活动在沈阳接连上演,将沈阳文旅消费热情推向新高度。

近几年,沈阳着力打造“跟着演艺去旅行”品牌,创新文旅场景,创意文旅活动,优化文旅服务。打造专业音乐节演出场地,提升大型演出市场竞争力,争取到不少优质艺术展、音乐节、演唱会项目落地。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全方位、高规格的待“且”(东北方言,意为客人)服务,迎来全国各地乐迷、粉丝们纷纷点赞。

此次杂技展演将集中展示近年我国杂技艺术创作演出的新成果,其间还将举办一剧一评、主题研讨、下基层演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艺术家们可凭借参演证件免费游览沈阳热门景点。在机场、火车站设立服务驿站,为来沈观演的游客提供便捷暖心服务。还创新推出“演艺+旅游”套票,让游客们体验“跟着演艺去旅行”的乐趣。

沈阳整合全市空间资源和各区、县(市)特色资源,充分利用商业综合体、老旧厂房、文物历史建筑、旅游景区等开展小剧场建设工作,目前建成60个形态各异、特色鲜明、便民利民、运行有序的小剧场。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剧场正在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成为沈阳市民和游客的“诗与远方”,成为和城市书房、博物馆“百馆”相得益彰的重要文化标识。2023年,沈阳市出台繁荣演出市场相关政策,发放奖励资金,共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27场。

“我们一早从盘锦坐高铁到沈阳,专门为了艺术展而来,结束后去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后买些文创手串。”游客张迪说。6月29日12时,位于沈阳K11艺术中心的“创世山海经”大型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外排起了长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早早等待入场。接连3个月的艺术展迎来客流高峰,也带动了沈阳文旅消费火热。

当下对游人来说,参加艺术展不仅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了在现场互动中感受并释放对艺术的热情。为一场演艺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潮流。

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刘克斌介绍,来沈阳,看杂技、享文化,是古韵今风,沈阳是历史文化名城,有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可以到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3处世界文化遗产观古建之美,到辽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赏精品大展,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援朝历史陵园缅怀烈士和致敬英雄。还可以到沈阳工业博物馆、沈飞航空博览园、1905文创园、红梅文创园、1956铁铸文创园看锈色变秀场,感受共和国工业的荣光。

下一步,沈阳将不断推进演出市场发展,加强演出市场服务保障力度,完善各类扶持政策,提升大型演出市场综合竞争力,积极引进大型演出项目落地。深度推进演出市场与旅游市场融合发展,联合文旅企业打造各类“演出+旅游”消费场景,进一步拉动文旅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70多年努力!我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

据新华社(新华社记者王鹏 张玉洁)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我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现有石窟寺近6000处。国家文物局最新消息,经过70多年努力,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

我国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和甘肃三省,摩崖造像集中分布在四川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和山西省。经历千年风雨洗礼,当前,石窟寺面临着极端天气增多、旅游需求旺盛等诸多挑战。裂隙渗水、风化残缺、开裂剥落、结构失稳……都是石窟寺可能遇到的典型“病害”。

8月19日至21日,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齐聚甘肃敦煌,在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讨论石窟寺的保护和利用。历经70余年,中国石窟寺保护从初步的调查阶段到科技创新的深入应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保护理念。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

拥有200多座石窟的甘肃,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交由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加快破解文物管理、人才、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

敦煌研究院逐步总结形成了古代壁画彩塑、石窟寺崖体及土遗址保护加固、石窟监测预警、文物数字化等成套关键技术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辖的六处石窟寺的日常保护管理,当地石窟保护研究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看来,石窟寺遗址是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必须强调石窟寺及其相关遗址的历史、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保护,让公众感受到石窟寺的空间魅力,及其所包含的独特美学思想和文化意义。

如今,通过数字化等各种科技手段,更多石窟寺“活”起来,也诠释着我国对文化和历史的呵护与守望。

感受江河源头



日前,青海玉树,观众在玉树州博物馆参观。据了解,玉树州博物馆是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分为序厅、自然展区、人文展区、临时展厅。博物馆通过实物标本等方式,展示了三江源和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植物以及玉树州的历史、建筑、服饰、饮食等。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艺评

论暑期档的垮掉

刘颖余

成龙+陈思诚+徐峥+乌尔善,4大悍将合砍10亿元。

这是有关今年暑期档的一个冷笑话,有种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的荒诞感。四位业界翘楚,皆有大片角逐暑期档,但结果却如网友所言,“上映前有多炸裂,上映后就有多老实”。

陈思诚精心打造的《解密》,徐峥倾情奉献的《逆行人生》目前票房都是刚刚过3亿元。乌尔善执导的新电影《异人之下》直到上映院线后第6天才破亿。由成龙领衔主演的耗资高达3.6亿元的奇幻动作巨制《传说》,最终累计票房仅为7990万元,巨额亏损已成定局。

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影帝朱一龙领衔的《负负得正》,上映5天只有6200多万元,

预测最终票房很难突破1亿元。

按理,今年暑期档宣传力度不小:电影局首次下场推介电影片单,举办“电影的夏天”暑期档电影发布会。作为暑期档主角的电影制片方们共同做大暑期档蛋糕。再加上电影公司以AI加持电影,用技术撬动视听影像突破的努力,这个暑期档看起来很美。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今年的暑期档已经突破了100亿元,但要想在接下来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赶上去年暑期档206.19亿元的总票房,几无任何可能。

今年暑期档为什么这么不能打?

有一种说法是跟巴黎奥运会撞车了。奥运会的确会抢走暑期档电影的一些风头,但电影票房接近腰斩这么重的锅,奥运会可背不动。事实上,巴黎奥运会甚至对暑期档票房还有所贡献。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奥运会影院直播总票房达到244.2万元。

而从历史经验看,奥运年并不必然对暑

期档票房造成冲击。有数据为证:2012年(伦敦奥运会)暑期档票房40.9亿元,比2011年有所增长(37.42亿元);2016年(里约奥运会)124.1亿元,和2015年124.5亿元基本持平;2021年(东京奥运会)73.81亿元,比2020年的36.16亿元有较大增长。

看来,暑期档票房垮塌,根本原因还得从电影自身去找。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今年的暑期档,能打的头部电影太少,只靠《抓娃娃》(目前票房超30亿元)和《默杀》(13亿元)两部电影苦苦支撑。

再看看2023年暑期档票房前3名:《孤注一掷》35.26亿元,《消失的她》35.23亿元,《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4.81亿元。三部电影加起来就接近百亿元,第四名《八角笼中》也有22.04亿元,第五名《长安三万里》17.99亿元。头部电影不仅数量多,且题材多元,最终大胜而归,当在情理之中。

现在回过头来看,2023年暑期档能够创造神话,或许要归因于3年疫情结束后的报复性消费。今年消费者钱袋收紧,再加上娱乐选择更加多元,自然对电影的要求更高,看看网友的评论,就一目了然:“电影质量太差了,观众进电影院不是做慈善”“剧情老套,制作粗糙,一点观影的兴趣都没有”“国产电影就那几张脸,已经看烦了”……

当电影在变,环境在变,消费者在变,著名导演们却开始有点飘了,放弃自己擅长的赛道,执着于个人表达,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倔强。电影和观众双方,都更自我,那就更没有磨合,只有摩擦了。

今年暑期档票房垮塌,让人扼腕,但对行业来说,没准也是好事。既然粉丝电影的时代已经结束,理性的观众已经回归,那么就不妨让电影回到创作的原点——只有高质量的电影作品,才有资格让观众付出昂贵的票价和时间成本,这应该成为业内常识。